



經貿時事短評

2022 年第二十三期(總第 360 期)

- 供銷社肩負新使命成效待觀察
- 人幣貶值壓力料紓但未見轉向

1. 供銷社肩負新使命成效待觀察

近月來，內地湖北、重慶、寧夏等地方省市有關基層供銷社的報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甚至由此引發了部分海內外人士對中國經濟改革路向的討論。

短評

供銷社成立於建國初期，其主要職能是作為城鄉商貿流通的橋樑，服務「工業品下行」和「農產品上行」；一方面向農民提供農業生產物資和日常用品，另一方面則從農民手中收購農產品，供應給城市居民。在計劃經濟年代，供銷社的各項工作均嚴格遵循政府部門的統一指導。例如，國家自 1953 年開始陸續對糧食、油料、棉花等農產品「統購統銷」，當時供銷社就被賦予專營權，成為國家收購農產品、供應農民生產生活物資的主管道，甚至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可以說是唯一的管道。如今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供銷社是一個具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過氣事物；這個「明日黃花」最近重新活躍於社會大眾的視野，難免讓人擔憂此舉是否代表中國經濟邁向「國進民退」，以至於有人將之渲染為是中國經濟改革倒退、計劃經濟「復辟」的表徵。

其實，這些「不美麗的誤會」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於對供銷社的印象「固化」或者說是片面的認識。隨著中國內地在上世紀 80 年代起實施改革開放，並逐步開放民間資本和鼓勵私人企業發展，供銷社的發展一度遭遇嚴重挫折，在城鄉商貿流通的角色逐漸被邊緣化，導致其轉趨低調而淡出大眾的視野。但也須看到，供銷社由始至終並沒有退出歷史舞台，反而是跟隨著內地市場化體制改革的大潮而經歷了多次內部的機構改革和經營職能的調整，其自身的經營狀況得以明顯改善，並且在解決我國「三農問題」方面的角色越來越吃重。數據顯示，2021 年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實現銷售總額 6.26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18.9%，約佔去年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一成半；其中，農產品和日用消費品的銷售額分別為 2.76 萬億元和 1.49 萬億元，同比增長率達 24.3% 和 17.1%。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供銷社在定位上進一步凸顯其「為農服務」的本質，成為政府推動鄉村振興工作的重要平台。近兩年，供銷社的字眼頻繁出現在官方政策文件中，彰顯了最高決策層對供銷社的重視。例如，2021 年的中央 1 號文件提到，「深化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開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試點，健全服務農民生產生活綜合平台」；2021 年 6 月，供銷合作總社、中央農辦、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等四部門聯合出台了《關於開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試點的指導意見》，提出到 2023 年 6 月底，打造若干個具有示範引領作用的「三位一體」試點單位；2022 年的中央 1 號文件再次指出，「支持供銷合作社開展縣域流通服務網絡建設提升行動，建設縣域集採集配中心」。

毫無疑問，供銷社正「升格」為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一環，並在貫徹落實共同富裕的國策方面肩著多項重要任務。其一是透過完善農村電商和物流配送等基建，進一步提升供銷社串聯「供」、「銷」兩端的傳統服務功能。不少分析指，內地農產品在城市的終端售價並不便宜，但農民的收入並沒有得到與之相應的實質性提升，根本原因在於中間流通環節過於冗長而導致成本疊加。供銷社可依靠農村服務網點眾多的優勢，透過主動搭建電商平台，節省農產品由產到銷的中間環節，甚至可嘗試引入農產品產地直銷等新模式，以減輕流通成本，協助農民更大比例地分享農產品銷售收入；同時還可藉此打通農村電商物流的「最後一公里」，幫助廣大的農民群體購買到更優質、多元化的消費用品，從而釋放農村消費的巨大增長潛力。

其二是配合農村土地流轉改革，積極引導資金、技術、人才、設備等先進生產要素「下鄉」，推動農業生產邁向規模化、標準化、集約化的經營模式，在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同時，讓更多的農民得到實惠。改革開放以來，內地實行「包產到戶」的農村土地改革，雖然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發揮了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正面效果，但這種過於分散、碎片化的農業經營方式近年已越來越不利於資源優化配置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加上內地工業化、城鎮化進程高歌猛進，吸引大批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使得農業現代化發展的迫切性進一步上升。據報道，供銷社正在全國多地試點開展土地託管服務，以此推行農業規模化生產；以湖北省為例，該省供銷社 2022 年的目標是土地託管面積達到 800 萬畝以上，服務糧食產量 100 億斤左右，約佔全省糧食總產量的兩成。

其三是依託供銷社旗下的國有企業，防止農業和畜牧業等越來越具戰略性意義的產業過度落入民間私人資本的掌控，以配合維持農產品價格穩定和保障糧食生產安全等「經濟安全性」的考量。近年內地一些電商企業和傳統企業紛紛涉足或加大投資農村電商和農業生產，在提高農產品產量和流通效率的同時，其私人資本的逐利性亦衍生出不少問題，除了在局部領域出現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壟斷行為之外，亦未能有效配合國策推行的方向。有見及此，中央希望透過發揮供銷社的國有背景優勢，為相關市場引入一股新的競爭力量，特別是在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的關鍵產業領域，發揮私人資本力所未逮的公共屬性。在中央政府 2017 年頒佈的《關於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主要職責和內設機構調整等問題的批覆》文件中，就明確賦予供銷社「對重要農業生產資料、農副產品經營進行組織、協調和管理，指導各級供銷社承擔政府委託的公益性服務和其他任務」的職責。

概言之，在當前中國經濟邁向高品質增長的發展新階段，供銷社在服務農民和參與農業改革方面已被賦予多項新的使命。惟這個歷史悠久的組織能否「老驥伏櫪」發揮新作用，端視乎其本身是否能夠切實做到「社企分家」，採取市場化的企業經營模式以提高實在的競爭力，並避免成為體制內「權力尋租」的腐敗溫床。另一方面，供銷社強勢「回歸」的背後是否會重蹈以行政權力設置隱性市場壁壘的覆轍，進而對其他市場主體的生存空間產生「擠壓效應」(Crowding Out Effect)，這也是政策制定者必須時刻引以為鑒的另一個關鍵風險點。

2. 人幣貶值壓力料紓但未見轉向

2022 年 10 月 25 日，美元兌在岸人民幣匯率報 7.3049，創 2008 年 1 月以來的新低。

短評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自 2022 年 3 月開始從高位 1:6.31 回落，5 月至 8 月進入調整期，並於 6.8 附近整固；但自 8 月上旬起一路震盪走弱，之後更多次出現急跌。即使人民銀行自 9 月中起推出逆週期穩定措施，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仍在 9 月 19 日跌破 7.0 的心理關口，並於 10 月底觸及 7.3 的 15 年歷史低位；現稍為喘定於 7.1-7.2 的水平(參考圖 1)。

一方面，此輪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走勢反映了今年以來中國內部經濟基本面轉差。其拐點出現於 2022 年 3、4 月，新冠疫情在上海肆虐，及後在福建、廣州、天津、重慶等多個省市此起彼落。在動態清零的抗疫政策下，地方政府紛紛將本已苛嚴的防控措施層層加碼，導致不少經濟活動受阻甚至中斷，人員與貨物的跨地域流通亦嚴重受限；內地實質 GDP 增長率從首季的 4.8% 急速放緩至第二季的 0.4%，2021 年以來的穩步復甦的勢頭戛然而止。

踏入下半年之後，雖然疫情有所緩和，中央亦逐步為防控政策「鬆綁」，透過將檢疫措施統一化、規範化來敦促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與保障經濟正常運行之間拿捏好平衡；但疫情持續並於多地伺機復發、反彈的態勢始終揮之不去。在生產供應鏈穩定性有待恢復、海外市場需求滑波、內部消費偏冷特別是服務業復甦緩慢等因素的疊加影響下，內地經濟雖在第三季錄得 3.9% 的反彈，但全年增長率將比去年的 8.1% 增幅至少「腰斬」減半已無懸念；國際貨幣基金會在 10 月中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再度將 2022 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預測調低為 3.2%。實體經濟數據差強人意，兼且遇上內房流動性問題以及 A 股市場加劇動盪等金融「逆風」，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掉頭向下自然不可避免。

從另一角度看，匯率本質上是兩國貨幣的比價，人民幣走軟往往也是美元走強的反方向運動。美元指數從今年 1 月中旬的 95 扶搖而上，至 9 月底創下 114.2 的高位，目前仍徘徊在 106 左右；兩年來已累積升值 15.8%。事實上，人民幣對英鎊、歐元和日元等主要貨幣的匯率在 9 月份之前大多維持平穩甚至輕微升值的趨勢；從圖 2 亦可看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走勢與美元指數可謂亦步亦趨，呈現了一種明顯的相關關係。可以說，此波人民幣行情其實亦是全球主要貨幣相對於美元貶值潮這一背景下的一個映像。

美元持續「逞強」，除了因為美國去年的實質 GDP 強勁增長 5.7%，經濟實績「跑贏」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之外，亦與美聯儲今年以來為應對高通脹和局部經濟過熱而實施「積極」的加息利率政策有關。自 2022 年 3 月以來，美聯儲已進行六次提高利率，最近更接連 4 次提升 75 個基點，把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區間定於 3.75% 至 4% 之間。美元利率和匯率雙雙上揚，驅使國際資金流向美元資產，令不少新興經濟體面臨「走資」和本幣看貶的壓力。以中國為例，人民銀行自疫情以來一直維持「穩中偏鬆」的貨幣政策基調，並通過多次下調不同年期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降準和釋放短期流動性等工具引導利率下行；中美的貨幣政策取向一馳一緊，對人民幣於美元的強弱背向亦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此外，內地貨幣管理當局的取態亦值得關注。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最低點相對於年內最高點的跌幅高達 15.9%；這除了體現人民幣定價是「參考一籃子貨幣」

而並非「釘住美元」之外，亦反映當局對匯率波動幅度容忍度有所擴大，藉此貫徹「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的匯率管理思維。然而，當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 9 月貼近「7」的關鍵位時，人民銀行宣佈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零上調至 20%，首次向市場上釋放出開展穩匯的訊號；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在 10 月底國際金融領袖高峰會上亦「出口術」，提示市場「不要與中國和香港對賭」。不少分析認為，若根據當局最近「出招」的時間點作推斷，7.0-7.3 或已接近官方對人民幣匯率的「底線」區域。

展望明年，中美經濟的強弱對比料將發生此消彼長的轉變；按國際貨幣基金會的預測，全球經濟增長率將從 2022 年的 3.2% 減為 2023 的 2.7%，全球通脹水平將從 2022 年的 8.8% 放緩至 2023 年的 6.5% 和 2024 年的 4.1%；其中美國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率將從 1.6% 下降至 1.0%，但中國則從 3.2% 提速至 4.4%。另一方面，隨著通脹高企的現象有望逐步改善，市場普遍預計美元的加息週期或會在明年年中見頂，屆時中美息差擴大的趨勢將得以遏止甚至逆轉。可以說，促使此輪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已經釋放並將逐步減弱；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未來的一段時間料將維持低位震蕩的格局，雖然最壞時刻已經過去，但要轉勢重拾升軌，仍需假以時日。

圖 1: 2022 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走勢



圖 2: 1 月以來美元指數與人民幣匯率走勢



以上資料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秘書處編寫，內容僅供內部參考；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政策研究部。
電話：2542 8611；傳真：3421 1092；電郵：research@cma.org.hk